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一百三十四回 泰運將開囊括扶桑日本 疑胎乍脫血凝鐵丐銀兒

文龍簽發捷報已畢，差二十名兵，撥一快艇，即日渡洋投遞。另派軍士，飛報前門、後戶、游徼各師。傳諭文恩，將木秀緊緊守護。撥親兵入山，砍截堅韌木料，連夜制起囚籠，把他裝入，釘上粗重鐐銬，以備起解。次日下午，福建巡撫派福州鎮總兵渡台接護囚囚，用了二十四名兵，才把囚車扛過船來。總兵上岸叩謁，呈遞回咨，復與文恩在船交接，領解自去。這三四日內，各軍得信，陸續差人到營，面稟機密，都說：「倭人張皇已極。外援既絕，內無主謀。若乘勝回帥，可以一鼓蕩平！」文龍因已約會浙、閩沿海諸軍，并聽於公之言，不肯速進。且因帶來各軍，雖有五六千兵，足敷調遣，卻都是文府舊屬，將來奏報戰陣情形，難免他人猜忌；須俟浙、閩會師，親知灼見，方無後慮。仍令各軍來人傳諭諸將，不得妄動，靜候示期。

原來木秀夫婦天生勇力，通國畏之如虎；諸臣中傾心獻媚，導以悖逆。倭工向來守府，政權盡出上將軍，以故謀危宗社，易如反掌。然木秀性淫懼內，創亂以來，兵權皆出寬吉。自歡喜佛涅槃示像，軍士大半解體。小人無常，從前附翼恣毒，到此地位，眼見官兵壓境，連仗敗績，逃出雞籠。而木秀毫不省悟，仍在營中宣淫無度，知其不能成功，遂各顧身家，無人肯為策。單有宋素卿一人是其腹心，雖居中將之任，實未統兵，此時亦無能為力。乃木秀被俘，全軍覆沒；官軍得信，連射箭書。東京城內，人心洶洶，爭先倒戈，欲殺木氏全家。宋素卿知眾不容已，急從水關逃出，徑回佐渡島去了。幸有寬吉母族藤峽種臣，向為倭王大成藏書記，受木秀陸軍少將之職，聞亂出現，始得彈壓下去。龍生等差稟時，正值士無鬥志，師絕外援，各路探報，亦均言倭民聞雞籠之敗，皆願早降，故諸軍並差，不期而會。奈文龍號令嚴明，眾將只得整兵而待。

到初七日，外護報稱：「浙江都指揮率領寧、紹、台八衛十五所之兵，及福建、廈門、汀二鎮師船，均於午刻齊集，聽候大將軍差遣。」文龍諭令進見，各將排班參謁。點了浙江都指揮統率所部，隨自己進兵。廈、汀二鎮之船，因其熟悉閩洋險害，暫在洋面梭巡，以代文恩，並與吉於公、錦囊水陸策應。一面飛飭各屬將，仍照所派地方，於十一日黎明，一齊登岸進剿。除木秀亂黨外，倭民投誠，即便妥為鎮撫，再聽後令。

處分甫定，即將大營全拔，文龍、文恩乘馬當先，重至山腳巡視一周，叮囑杏、錦二人，加意防守，麾兵上船。文恩軍中早經預備牲牢，請文龍過船祭海。恰好風起西南，便各掛帆而上，旌旗耀日，戈戟凝霜，將領個個英雄，兵士人人敵愾。連江衛所之船，共有二十四號大艦、三十號小艇，滿載五千兵，海面雖寬，亦覺擁擠。到了離山已遠，波浪壯闊，各船始攏在一路，排個雁翅式，如牆而進。

是日，行至對馬島，收入南面港口。鐵丐率領島兵，過船參見，文龍不敢當主將之禮，辭了又辭。鐵丐那裡肯依，定要被執叩頭，說道：「稱呼咱也不肯讓的。這禮數是會典上所載，況全軍耳且所寄，老姪不必過推！」文龍無奈，只得受了屬禮。連忙請入內艙，再施叔姪之禮，鐵丐也就不辭。兩人寒暄數語，鐵丐接著道：「咱離海島已久，此番與龍兄游徼，看島中情形，不比從前跟那沒扇子的做事，變成強悍風氣。連扶餘一國，如今也被何如今叔祖、景大伯教化，講些仁義道德、禮樂文章起來。單有這倭國，被木秀弄到這般地位！景大元帥志在四海，常欲洗蕩穢濁，由東而西，使歐羅巴洲亦奉聖教，可借一時志願不遂。今吾姪奉命出師，旬日之間，元凶已獲，東瀛三島不足平也！但木秀已死，尚有琉球黨惡，謀害倭王，必得南向問罪，收入版圖，方無後患！尚氏久受本朝煦育，高皇帝賜以操舟，三十六姓始有舟楫之利，通道東海；乃敢背棄明誓，助木滅源，一舉滅之，亦不為過！台灣孤懸海中，久無所屬，亦宜乘勢取之。目前師船既多，軍威頗壯，廓清東南洋面，正在此時！咱與龍兄商量，所見甚合。老姪此來，定建非常之功矣！」

文龍道：「愚姪因父病勉當重任，幸不貽誤！俟略定倭地，即欲請旨內渡。琉球之事，當移雞籠之軍前去，與聞、施二將合辦，自能得手。台灣已在掌握，只須佈置得宜，便成海外重鎮。將來一切經營，還仗幾位世伯之力！」兩人深談，不覺半夜。舵工進報，西風大作。鐵丐大笑道：「此天助老姪成功也！」因即辭別回船，同時起碇，送出港口，才分道自去。

這裡大軍數十號船，於初九日傍晚，已抵倭國東京港外。吩咐散泊，以觀動靜。那知倭兵竟無一船守口，次日，文龍打發兩員衛官，帶領二三十個眾營兵士，都扮作商人模樣，乘一小艇進港，若無盤詰，即便登岸，偵探實情，回營報命。未到午牌，各人陸續回船稟明：原來倭主源氏一族，已被木秀幽禁，繼而送至琉球，教琉王用計戕害，竟無噪類，倭民切骨。自木秀敗退，搜尋源氏，擬圖興復。奈王族向無多人，疏遠者本列齊民，執業卑污，難勝繼統之任，倭民今無所稟，七張八角，賈於市者輟業以嬉，耕於國者坐食而待。正在紛紛擾擾，傳聞木秀被俘，天兵全勝，莫不翹首盼望。而木秀派留已敗兵將，漸漸散歸，單有一種匪徒，趁著國中無主，蠢然思動，以故民間之望天兵，愈加激切。

文龍聽稟之後，傳令各部即時啟碇，登岸之後，排齊隊伍，分一半駐紮城外，親率一半直入東京。如遇倭民，各將好言慰勞，不許妄殺一人，妄取一物。諸軍遵令前進，那些倭民見是中朝統帥旗幟，一時喧傳，聚集觀看，老幼男女，歡聲雷動，都在岸上伏地磕頭。剛進內港，即有許多倭人，撐出小船，前來挽引坐艦一路山明水秀，然好風景。

文龍因倭民誠懇，令文寬、文敏帶刀侍立，在船頭眺望，暗想日本古稱三神山，秦皇、漢帝因動求仙之想，屢次遣人尋覓，迄不能到；隋唐以後，市舶稍通，惜無文人往來。神仙之事，固屬杳茫，然山水靈秀之氣，必多鍾毓，何以國俗荒淫，至於若是！可見聖教不行，雖清淑之區，亦同蕪穢耳！倘以中國之法治之且久，洵東瀛之雄鎮，而遼海之屏藩也！文龍想了一會，船已近岸。倭民看見統帥童年玉貌，驚訝非常，指手畫腳，人聲潮沸。請船齊到。挨次泊定，岸上伸頭探腦，愈聚愈多。

文龍因倭國不知禮數，欲示以天使之尊，因在船頭，令諸將排班叩見。先是文恩同王指揮，披執上前，從人報名喝跪；文寬自後趨出，喝一個「免」字，二將肅退，旁搶兩步，立於文龍左右。隨後衛所官二十三員、及本營都司、守備，分作兩班，行一跪三叩禮，皆頭盔腰刀，報名而前。文龍立受，不答揖，文寬在旁唱起。衛所等趨左，在王指揮之下；本營哨弁趨右，在文恩之下，均各屏息。文龍左右回顧，二將趨前聽令已畢，文龍轉身下艙。二將回船，各弁隨後恭送。轉聽令訖，兩支人馬逐漸登岸。倭民避讓，均擁至高岸之上，歡聲更甚。王指揮匹馬當先，領浙江衛兵，望東門而入。文思匹馬當先，領本翼親軍，派撥統帶之浙、閩水師兵，從南城繞山，望西門而入。各兵刀入於鞘，箭去其筈，以示收降之意。倭人迎著二將馬頭，拜伏不起。俟兵過完，然後擁護入城。

到了申時，文恩同著倭國太政官屬兩員、一名三島善長、一名村溪性良，並隨從吏役，十幾匹駿馬，趕至碼頭，請文龍入城。文恩領著二人上船參見，略問報由，始悉二人為倭王親信之臣，木秀柄國，被其讒間，已辭職在家。因知天兵入京，首先投款。說到倭王族滅，二人流淚下上。

文龍不暇再問，即便料理上岸，仍令文恩同倭官先行，自己領前家將、親兵等，在後緩轡而入。夾著文龍的，仍是文寬、文敏，卻一色打扮，面龐俊秀，也與主帥一般。文龍挽轡顧盼，三馬齊驅，或居中，或居左右，故使倭人眩目。其餘前後數十騎，有旗牌冠服者，有官監裝束者，年紀都在二十內外，倭人喜得呼叫跳躍，響應山谷。那知軍中號令嚴整，但聞馬蹄略略，寂無人聲。不多一刻，已到東城門下，義恩跪迎道旁，各哨兵指揮衛所等官，以次排跪，官丁分隊站圍。文恩親兵中，有見三人並轡，辨認不清者，私相耳語。

急向後一看，始見屆中一人，冠分九梁；旁兩人同是平頂，卻係直簡無梁。文龍急麾諸將起來。文恩趨前，欲行執轡之禮。那親兵認清，忙將中間一馬頰絆牽過，以授文恩。文龍止住，並令諸將上馬。於是王指揮、文恩夾騎而入。文寬、文敏揚鞭超前，與三島、村溪當先清道。親兵以外、並令城外擇地安營。文龍定下木秀偽府，暫作行轅。文恩等送入，令親兵灑除內外房屋，適足敷

用。單有文恩左翼親兵，無處住宿。問起三島善長，知東京官署規制狹小，惟木秀偽府可容數百人，此外只有王居寬大。因請文思移駐，文龍點頭。文恩辭不敢居，并以倭性難測，不便分營為慮。文龍因問：「王宮內現住何人？」善長道：「王居本有禁軍一千，國主被逼時，都要隨往琉球，木秀不許，故仍守著不動。天使若居其中，那些禁軍，稍稍教練，便成勁旅。目前京中百姓，知道木秀敗亡，都聽天使處分。逆黨早已匿跡，自無他慮也！」文恩不得已，會標下將弁，帶領兵丁，前往王宮駐紮。自己暫隨文龍，料理一切。到了次日，已有賽呂、袁作忠、林平仲、劉牧之、朱無黨幾處軍報進來，知各軍同日登岸，倭民歡迎進去，並無拒戰之事，現已分兵將海口守住，以防木秀餘黨。各處地方官照舊治事。文龍看過軍報，即發回書，令各軍暫駐，俟朝令定奪。

這裡先差兩軍士，傳令錦囊，即日進取琉球，順道收括扶桑。自與文恩商辦善後忽然記得一事，忙令文恩帶兵前往喇嘛寺中，逼著大喇嘛，開進後殿，將寬吉屍身劈作幾段。用棺木把奚勤殮好，暫停寺中禪堂之內，辦好祭品拜望過。然後帶大喇嘛勘問，供出窩藏倭女之處，依言發看，個個赤身裸體，更有兩個小喇嘛，混入其中。當下傳諭出去，令倭人如有婦女被誘入寺者，各帶衣褲認領。不消一刻，都來領去。合專喇嘛，唬得尿屁直流，匍伏階下，磕頭不已。文恩因問明東京幾座寺院，共有喇嘛若干名，登簿存記。便將大喇嘛帶回，其餘皆發放過去，稟了文龍，請出軍令，批定斬條，把大喇嘛決訖。寺中得信，正要劫奪，卻已無及。倭俗堅信喇嘛，這大喇嘛人人當作活佛；今見血淋淋一顆光頭，滾在地下，始信佛法無靈，平時伎倆，都是妖言惑眾，遂把拜佛齋僧之念消歸烏有了。倒是東京這許多寺院，看見天使如此作為，大喇嘛毫無法力，不覺膽寒氣索，欲想起義，與官軍為難。

到了十二日，聚集喇嘛七八百人，正在舉事，三島、村溪同時報信。文龍傳令文恩，單把王宮守住，吩咐二人常川探報。二人往來街頭，只見一隊一隊兵士模樣的人，東穿西綽，或在城隅駐定，或在路口歇著，或坐或立，若有所待，心下狐疑：「眼見前日天使入城，隨帶不過千人，今日均未出府，這些兵士從何而來？」忽聽巷口大聲吶喊，慌忙入府報知文龍，請為準備，文龍仍如前言，亦無拒敵之意。二人不解，因想：「自己首先迎接天兵，結怨喇嘛，」不敢出去，就在府門前照牆脊之上，騎著探望。只見城中有四五處喊殺連天，似在那裡搦戰。最近有一起喇嘛，從府後大寺抄過來，剛進巷中，被方才兵士攔住。塵頭起處，只見無數喇嘛頭，從人叢裡滴滴溜溜落將下來，約有半個時辰，喇嘛競剩不得幾個，沒個衝突，才走脫了。

那些兵士。仍舊整隊而行。四五處喊聲一齊都息。卻不見有一人一騎，進府稟報，好生疑惑。問著路人，只說「許多兵在城外分投駐紮，不知從哪裡來的。」原來，昨日誅了大喇嘛，文龍料著有事，暗差親兵出城偵探。恰值鐵丐巡洋至此，戰船不張旗幟，島兵又無號衣，親率二三百人，分坐十數小艇進港。親兵認得鐵丐，暗遞消息。鐵丐即命一艇回去，轉報海面各軍。這日黎明，龍生、奚奇、時豪、華如虎、華如故、元彪、宦應龍各以島兵進城，分頭堵截，遇著喇嘛便殺，事畢徑自出城。故文龍安坐府中，不動聲色。

已除了如許邪道，去了倭國大害。外面喧說天兵剿殺喇嘛，聲勢利害。文龍傳進三島、村溪兩倭員，令將喇嘛屍首掩埋，出示安民，敘明喇嘛奸建積惡，罪狀昭著，徒黨妄思報復，自取滅亡。現在大兵雲集，並不擾累良民等語。這示一張，倭民大悅。次日，聞人傑、施存義兩路兵又來報捷，情形亦如賽呂各軍。於是倭國全境蕩平，民情安謐。

文龍、文恩處分善後各事，所有兩京各道地方官，照舊供職藩屬諸侯，歲支祿米銀錢，悉如原額，單有國王，訪了數日，竟無族人報出，只得虛位以待。其餘京中庶務，有三島、村溪二員，佈置得妥貼周到。倭人屬望承平，無不歡喜感頌。十五日，文龍設宴犒勞諸將，與文恩並當主席，文恩不敢。乃定王指揮居中，正坐；龍生、鐵面、奚奇、葉豪、華如虎、華如蛟、元彪、宦應龍、三島善長、村溪性良十人，東西，僉坐；自己北向，居中一席；文思退後一尺，亦北面、主賓酣飲，交相頌禱。

席散後，文龍即請王指揮統兵回浙，吳奇等六人各歸浙、閩本標，均於次日凱旋。諸將臨期被執稟辭，文龍辭不敢當，各以常服相見，叮囑慰勞，然後泛舟出洋，文恩直送至外港才回。十八日，聞人傑施義領軍繳令，吩咐擺酒洗塵。正在暢飲，錦囊差寤生、長生報捷。原來錦囊一軍，於十四日到了扶桑。扶桑本是拳石小島，前王無子，傳位女兒。這女王也有幾分姿色，淫亂無度，國人嗟怨。木秀作亂之時，要並以扶桑，收其女王為妾，遣人傳諭投降。女王不肯，木秀正欲興兵襲取，而事政兵潰，不能得志。

錦囊兵到，守海兵將報知，女王知中華元帥是個俊俏後生，女王大喜，吩咐兵士不准阻住華兵，聽其上岸。自己率領幾百名兵及宮中女兵，親來討戰。看見錦囊，如獲至寶，麾兵為兩翼，自己出陣，與錦囊對敵，屢示敗退，誘錦囊深入，忽然兩翼兵裏將攏來，劫入宮中去了。逼錦囊與她成婚，情願將扶桑國王之位，讓錦囊去做。正不開交，官軍奮力殺入，奪進宮門。錦囊見事已得手，料她不敢加害，遂把兵上紮定，將計就計，叫她寫下降書。然後揮兵入宮，把女王及左右宮女等，個個捆縛起來，閉置密室。即日下令安民，國人大悅。

次日，吉於公已到，錦囊留其辦理一切。自己統軍出海，於十六日攻克琉球首裡，琉王盡將木秀叛黨縛獻軍前，輿親乞降。錦囊詢倭王家屬，尚泰地叩頭，不知所對。研潔至再，始於後宮喚出倭王幼女兩口，一年十六，一年十五，狀貌秀麗，面目污垢。尚是琉王嫡木秀之令，私下留入宮中，俾與廝僕操作。這兩女算是源氏一脈。錦囊駐軍首裡，先差二將押獻俘囚，並倭公主帶歸東京，現在城外，尚未登岸。文龍令將倭公主接入王宮，責文恩照管。所有俘囚，即行解至府中勘問。寤生、長生滿身縞素，顯出白潤臉兒，與乃父相貌差不多些，此番出入戰陣，柔媚之中，更饒英爽之氣。文龍定睛細看，果然少年戰將，不勝歡喜，心下定了主意，便令在府中住著。

外面報說：「囚犯到齊，聽候發落。」文龍出堂，並請三島、村溪兩位，一同勘審。共是男犯十九名，女犯二名，皆係木秀親族，那年騙倭王到琉，令其伴送而去，以便居中行事。內有七八人，文龍年看去，貌尚慈善，問知口供，知被木秀逼逐，無可奈何，到琉之後，亦無助奸濟惡情事。村溪性良也與熟識，平時木秀并不重用，實非真正惡黨。當下連女犯兩口，一齊開釋。其餘審出聽從木秀謀害倭王各節，內有二人，係親手縊倭王致死者，鐵案山招，毫無遁飾。遂定了二人為首，九人為從。令三島、村溪領去監禁，專候奏復到日定奪。

內邊席散，文龍請聞人傑、施存義進密室商議，二將即於次日領軍起身。天生、如包亦於是日，將城外島兵，全數撤回去訖。自此東京單留文龍、文恩帶來兩軍，共一千五百名，井王宮原設禁軍一千，分撥港口城門安插。所幸民心歡悅，諸事就理。歲除在邇，街頭熱鬧非常，吞刀吐火，幻戲俱陳，也有紮紙龍、踏高蹺的，鑼鼓爆竹之聲，昏曉不絕。文龍差遣三島、村溪二員，措施裕如，宛同左右手。二人皆係大政官屬，錢穀刑名，甚是熟手。倭民初時不免驚惶，旬餘以來，知天使俯順人情，不改舊俗，仍以倭官理親民之事，遂覺十分安逸。更有往來山南、山北、南海、西海各道之人，歸述近狀，大致相同，於是人心益加安帖。

這口，文龍無事，始將平定全倭一切情形，具疏奏報，差官渡海，由浙撫發遞。並具家稟，備述出師後各事。隔了兩日，聞人傑、施存義差弁具稟。文恩因倭公主事，適在府中，一同出廳。差兵進見，賚上稟函。拆開看時，原來：二將統兵圍住薩喇摩前後兩山，島人惶恐異常，獻出木秀儲頓軍裝、糧草數目，及住宅田房冊籍，並看守的親信家丁四名，捆送軍前。二將駐兵山下，輕騎減從，進去勘視。島民夾道跪伏，推出老者數人引導，先把田房倉庫，一一登簿。然後詢訊家丁，供出：「木秀以此島為巢穴，自謀害國王之後，無所顧忌，死黨數十人，精兵五乾，因寬吉誓共富貴，盤踞東京，盡行調在身邊，不意遭連挫，逼到雞籠，全軍皆沒，以故島中並無一兵。這些產業輜重，島中之人因受荼毒，聞他被虜，料無生還之理，早晚要來燒搶，小人們也難看管。昨日天到兵到此，他們都來查點，造冊獻上。二將勘驗明白，亟加封鎖，回營商議：看島民情狀，乞降是真；木黨已盡，料無他慮；惟山勢險峻，難免匪徒匿跡。因定計，留施軍駐守，搜山操練，以備不虞。聞人傑一軍，前往雞籠，籌辦善後，並替出廈、汀二鎮回閩。兩意允洽，會名具稟之後，遂各分軍而去。

文龍閱案大喜對文恩道：「此島一平，全倭皆為中國有矣！日後施行正未可量，誠不世之功也！」文恩來及回言，差弁又在身邊摸出清冊一本呈將來。只見上面寫著：

木秀原住宅一所，平屋三行，每行十五間，共-十五間。新建住宅一所，門樓七間，五架一層。敞廳七間，九架一層，兩旁從

屋共十間，正廳接屋七間，九架一屋，兩旁無屋。民堂接屋七間，九架一層，兩旁廊房兩行，不分間。後堂三層。樓屋七間、九架一層，兩旁圍樓各一行，行五間。後面平廳七間，五架一層，兩旁廊房兩行，不分間。正廳左方，大院一所，射堂平屋五間，馬道兩行、外至做廳門，內正寢堂牆。後堂左方，祠宇一座，饗堂七間五架，廟門七間三架，連後平廳依山址、正廳右方，園一所，亭榭樓閣共屋一百五十間，連後平廳依山址。門樓左右方，各平屋五間，各屬官廳式。每星隔牆，橋門五洞。堂樓、鴟吻彩飾龍鳳獅虎。梁柱金績蟠龍。地平石砌雲離形。周圍磚牆，一百四十二丈，粉紅灰色。每層基高五尺，階三道，各七級，正廳六尺，中階有陸，左右各九級，餘階亦九級。

島中市房，板屋四百七十七號。島後民房，牆屋樓堂一百二十幢、板屋五百四十一號、前後山田，一萬一千五百七畝、溪田四千三百二十畝。沿海沙洲六萬四百頃。

倉屋一所，周圍一百十七丈。天字倉起至光字倉止，五十六號內，存穀十九號，每號一千二百石，共二萬二千八百石。存米三十二號，每號一千石，共三萬二千石。存雜糧五號。存米三十二號，每號一千石，共三萬二千石。存雜糧五號，每號一千五百五十石，共五千七百五十石。

軍器庫一所，周圍四十六丈，計屋六十六間，內存紅夷大炮八尊。鋼炮十五尊，舊銅炮十二尊，東洋小鋼炮二十一尊。鉛彈兩難，各高五尺，圍一丈八尺。火槍二百六十枝，銅手槍三百二十四枝。砂彈十二箱，每箱至五十四斤，火藥三百八十八桶，木桶一百個，每個重八十斤，小桶二百八十八個，每重三十五斤，共一萬八千八十斤。西洋式槍三枝，廢槍五十三枝，炮架大小六座，火索三百四十條。旗鼓帳房鑼鐵斧劍鋼藤牌，新舊共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四件。刀叉矛棍角草帽席澄澀器，共三千五百二十件。兵衣褲巾鞋皮氈夏布油布，一百二十箱，每箱一百件，共一千二百件。

後面一行，寫著：「成化二十年十二月日，」下具銜名：「徵倭大將軍麾下先鋒，統帶忠強軍福建外海水師即補參將聞人傑；徵倭行營差委，統帶福建福州鎮標全軍補用水師副總兵官施存義會查呈覽。」

文龍看畢，蹙額道：「木賊不走雞籠，還巢固守，有些軍糧，便不易辦矣！」因打發差弁暫住，進來與文恩商議道：「東京安堵無事，但倭王不修政庶，空虛已極。此皆國中精華，而為木秀攘奪者；不如分運一半，以備京城緩急。以倭財濟倭用，省卻內地軍資不少矣！」文恩亦以為然。即刻宣進寤生、長生，擇定明日發船四艘，同差弁前往搬運。晚間仍與文恩深談，把奏留一節說明。

文恩慚汗，跪辭道：「文恩雖有微勞，無非隨主立功，義所當盡之責。倭地縱小，儼然國體，一旦居此非分，不特不能勝任，亦覺有褻朝廷！這事還望老老爺三思！」文龍道：「我以父病四年，祖母年高，家國事繁，勢難久離，特為此舉，以求代也。汝且暫攝其權，異日得有源氏宗支，仍復其國。倘竟無人，則收入版圖，不過內地行省之制。汝已官居總兵，本與巡撫平移，何嫌之有？家臣同升，古有其事；孔子兩稱美之，為撰之不辭也。旬餘以來，全境蕩平，並不輕折一失，民情國俗，大抵可見。我意欲興文教，修書扶餘，請景世伯或家何如太老爺一人，來此主持其事，把前日發封的喇嘛寺院，改作書院。俟規模粗定，即檄錦囊東旋，交吉參贊管理，並可為汝之助。我等聖旨下來，即須回京。法或懷疑，則此事又要半途而廢了！」文恩拗不過，心知事已出奏，天子言聽從，必當允行，只得聽其自然，不復再辭。

次日，文龍發書，差官賚往扶餘。過了數日，已是除夕，文龍府中排起筵宴，犒勞軍將。寤生、長生已將軍械糧食運到，亦與於宴。因並無一員客將，連三島、村溪也因祭祖辭謝不赴；這裡營哨各異，都是鎮國府舊屬，照著家宴規例，挨次圍坐。倒是自己占了首席，文恩次坐，寤生、長生未坐，共是六席，十二人。吩咐：各營兵每棚賞了兩席，均要豐盛。文龍吃到半席，想起一事，忽對文恩道：「你那裡尚有兩個甥婦，我竟忘了，下曾發過酒席去。」文恩道：「方才已有送去，只是兩個終日悲感，不如我們快活。」文龍道：「這也難怪。覆巢之下，遺此孤雛，故宮禾黍之懷，誰能遣得？且俟京中書到，當亟為處分罷了。」二人談論之際，闔座無言。只有寤生、長生覺得句中有眼，登時面漲通紅，垂頭不語。文龍揣知神情，亦就不題。飲到二鼓後，各已酣，告別歸寢。

黎明時分，府中擺起香案，文龍望闕行禮，復西北向遙祝祖母、父母、諸母已畢，諸將、倭官次第賀喜。午後，差人答拜。這幾日又擺新年筵席，與文恩迭為賓主，困於酒食，未免尋些消遣之事。恰好倭民歌舞太平，就年下戲耍諸事，加意整飾，鬧得城內城外，填街塞巷。鄉村社火，都是三四十起。文龍大開府門，放他進來，每起均有犒賞，那些百姓，個個頌揚，編就歌謠，沿街賣唱。一直鬧至元宵以後，方漸疏落。

這日，正是十九日，門外傳報，批奏已轉，天於特加文龍太子太保，賜蟒衣玉帶；文恩以正總兵加經略大臣，暫主日本國事，蔭一子錦衣乾戶；吉於公、聞人傑、施存義均以正總兵用；吉於公仍兼原官，留軍參贊；聞人傑、施存義兼管南洋防務，均暫緩陞見；錦囊以水師副將，暫主扶桑、琉球、台灣事務；賽呂、袁作忠、林平仲、劉牧之、朱無黨、奚奇、葉豪、華如虎、華如蚊、元彪、宦應龍均照原官應升之階，留於浙、閩，遇缺題補；龍生以正總兵銜，統轄沿海各島；鐵面以參將銜，幫辦島事；浙江都指揮王懋、福建廈門總兵林階、汀州總兵霍武，均賜軍功，加一級，俸滿引見，聽候擢用；浙江巡撫、福建巡撫各蔭一子坐監，期滿即選；文寤、文長以錦衣指揮用，仍留文恩行營差遣；各營守備千把，均以原官加一級；兵丁賞給一月錢糧，並發銀牌一千面，交文恩擇優散給。木秀著免其解京，即著福建巡撫督司勘審，定擬辦理。其木仁等十一犯，已據文龍訊明，即依原擬，就地正法。尚泰著加恩免其治罪，交錦囊永遠錮禁。於該王宗支內，擇賢具奏，另行冊封。前日本國王二女源桂貞、源相貞，交文恩撫養，妥為遣配。三島善長、村溪性良著文恩照日本官制，量予擢擢。所奏籌辦善後事宜，頗臻妥恰，著文恩、錦囊、吉於公等悉心辦理，隨時奏報。餘俱如所奏施行。

這旨意之外，另有手諭一道，內雲：「汝父主疾未痊，宜速回京。東海之事，概委文恩，有諸將協力和衷，自臻妥協。龍生、鐵面是素父舊友，識拔於未遇之時，邇聞島中安謐，足見二人之才。回時經過，為朕代致委任之意」等語。文龍開讀已畢，率領諸將謝恩。是日家書亦到，單有水夫人手諭，已知天子召文龍之旨，但令速歸而已。家書封內，另有一函，上書「少老爺自啟，僕婦米賽奴叩稟」字樣。文龍因寤生在前，袖書入內，與文恩拆看，內係請安謝婚之語，惟諄求俟文容期祥後行聘云云。文龍遞與文恩道：「這事須你作主的了。」當晚留住文恩，將應備各事，細細告知，遂定於二十日起程。

到了天明，各軍將士均已整齊隊伍，在轅外候送。這些倭民，聞知大將軍回京，都想懇留。經三島、村溪二人再三開導，始各備些香燭，沿路陳供，專俟憲駕起行。文龍只帶五十親兵，兩員千總，騎馬出城。一路觀者擁擠，兩旁跪送著，更是沒個縫兒。登了座船，諸將挨次告辭。三島、村溪轉覺依依不捨，文龍定了再來之期，才肯回身上岸。開船之頃，鼓吹爆竹，一齊作響。文龍立站船頭，直到出了內港，方才進艙。時在立春節後，東南風大作，掛起風帆，次日已進高麗黃海道界，望見西面島嶼林立，約有百數十處，知是龍、鐵二人所轄地界，遂命海師扯起大旗。午後，文龍躡至艙面，見遠遠來一大船，掛著號旗，中間一字卻認不清。那知來船早已認明，疾忙橫駛過來，船頭上立著鐵巧，狂笑跳舞。兩船接著，並行數里，收入一島，下錨放艇，過船相見。

鐵巧道：「將軍如此攢行，真從天而降也！咱好運氣。兩次相逢，若遲到明日，要在龍兄處廝會矣。此島是咱所轄，就名扶龍島。將軍奉命班師，但一日半日也不算耽誤，況非出師可比，請到島裡屈住一宵，咱也盡點孝敬。」文龍告以加銜旨意，並天子委任之言，鐵巧跪地謝恩，起來就喊小船，文龍力辭進島，鐵巧那裡肯依。兩隻小船聞島主喊叫，如飛駛攏。文龍無奈，隨帶文寬、文敏，又點了四個親兵，扶下小船，鐵巧亦下了船。一同進了外護，約有四五里，即見島城，守城島兵忙去啟閘板，兩船進得水關。岸上島民島婦，探頭探腦，因喧傳是小文爺，都要見個一面。港道漸窄，山勢兜合，城內城外天然隔絕。迎面一座院宇，重樓飛閣，氣概軒昂。早有兵士，牽著馬匹相候。二人捨舟而騎，進了殿門，下馬上階。

只見正中供豐·安著皇帝萬歲龍牌。文龍趨前，行三跪九叩禮。鐵巧在前引著，到第二進堂屋內，拉文龍正坐，納頭便拜。文

龍急避不及，只得同拜了四拜。後領至後面東間坐下，正要擺酒接風，忽有島兵進報：「龍島主船抵外護，即刻進城。」鐵丐大喜道：「數年在府攪擾，若非倭國有事，那裡請得到賢姪！如今又添龍兄，是好極的了！」文龍道：「任本欲往謁龍老伯，不期而遇，也省得奔波了。」二人忙迎出去，立於殿門之外。少刻，天生、飛娘一同進來，各見禮畢。席上，問些倭京事體。飛娘滿口贊歎。文龍即將天詔內的話一說知，三人感激非常。

席散之後，復就龍牌前謝恩。飛娘告便，龍、鐵二人細訊倭事，文龍從頭述了一遍。伏侍的丫鬢小子，個個看著文龍，聽到駭異處，便搖頭吐舌，若喜若驚。晚間，飛娘仍到這邊同飯。文龍因問道：「鐵齋子何以不見？」飛娘因把方才往東院的緣由說明。文龍方知鐵丐、立娘反目，回島分居之事，因比不得素臣身分，不敢用言譬勸。漏深各散，鐵丐進內，飛娘也過東院。天生陪著文龍，就在裡間安歇。文寬、文敏安置在外廂房，親兵與小子們，輪更守夜。次日天明，鐵丐出來，在堂後中間，坐候文龍起身。

原來立娘自分居後，這邊事情全不知曉。昨日飛娘過去，才知文龍徵倭班師，順道進島，滿心要來相見。因鐵丐性情古怪，久不見答，倘或人前奚落，反覺不好意思。銀兒已有四歲，聰明秀麗，突過小鍾馗。聽得飛娘與母親所言，要過這邊看小將軍，被立娘喝住，誰知侵早起來，立娘方在梳洗，銀兒已摸了過來。剛要跨進屏門，不防鐵丐當中坐著，猛吃一驚，轉身便逃，竟是合面一跌，頭撞柱礎之上，嚎陶大哭。

鐵丐昨日見飛娘，細審其貌，不禁想到立娘身上，看那年鐘樓上被文爺試出貞潔，不道後來竟會改變，因此頗萌悔念。眼見銀兒額破血流，有些不忍，立起身來，將他挽住。忽然想起：滴血可以釋疑，不如趁此一試！忙叫小子取碗水來，恰好銀兒頭上一點血滴將下來。因把銀兒送回東院，自己取出解手刀，在臂上一划，滴了兩點。那知這血，與碗內的凝作一片，碗搖水濕，毫不散動，心下十分明白。因並拉住小子的手，輕輕搨開，取出血來，也向水中滴下，竟是不凝。反覆看視，歎口氣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」急忙將水潑掉，放下碗來，一陣心疼，倒在椅上，兩眼直翻，痰涎裡起。小子見勢不佳，上前叫喚，已是不應。正是：

自古英雄皆氣短，都緣兒女最情長。

總評

文龍初按福建，所重在整飭軍制，前面略提將勇兵強，是其振頓之功。然一百廿九回中，絕不一為鋪排，讀者謂詳於浙江而略於江西、福建，是文法變換之故；不意閱至此回，而後見文龍之知兵也。有這一篇文章，安得不於前回預地步！

天子命文龍為徵倭大將軍，而文恩副之，吉於公參軍，聞人傑、錦囊為先鋒，聲勢赫赫。而況以久為海患之倭人勇武，荒淫之木秀，度必如素臣徵苗役之數倍其期，然後可克，乃連戰敗北，團走雞籠，而全倭已在掌握。自古用兵，於旬日之間，建囊括海外之功者乎？讀竟此回，試取明史徵倭事跡，較之當日如名臣戚繼光、胡宗憲、俞大猷輩，皆應顏汗！

平秀吉一，日本之亂人也。倭君得而誅之，徒以結黨叛主，不事內訌，而為中國沿海之患，故日本無起而圖之者。例如家養瘵狗，狂噬市人，而不反囓其主，則主人亦聽之矣！獨怪中國之大，兵將之多，以一海外亂民，而竟畏之如虎，坐靡千萬之餉，使縱惡流毒數十年，俟其死而後已，豈不轉貽日本笑哉？作者暢快言之，以愧當日之謀防倭者。旬餘而逆酋被俘，又旬餘而全倭大治，千數里海外之地盡入版圖！豈惟防倭諸君慚惶拜倒，即斤斤焉經營支島者，亦在唾棄之餘矣！

師入倭京，不折一矢而坐鎮之，可知倭人並無寇明之志，特一亂人肆掠海濱之伎倆！議防讓戰幾及百年，果有素臣雪從父子，安用此紛紛為哉？

於公善謀，特使掌軍諮詢祭酒，不得不一表之。是時君臣魚水，內無嫉功之權閹，而外無冒功之督撫，即使雞籠全勝，剋期進取，不待浙閩會師，亦何至有制其肘者？乃必持重而發，以王懋監其軍，蓋逆知木秀已敗，收全倭如反掌，緩急之勢無甚異也。不然，以遠嫌而致失機，豈好謀者所敢出耶？

奚勤死節，留此勾連之狀，以示海外之人未免太虐。一進東京，即誅喇嘛，剝碎佛象，改殯奚勤，此第一急務也！故以「忽然記得、忙今文恩」等字樣出之。

寤長二將，皆為報仇從軍，縞裘雪甲，輝映綺年玉貌。是以動木秀之淫心，則居然兩文容也。天生住偶，乃在東倭，多穴焚巢，遺難未殄，此天假尚泰以存之者也。定睛細看，已有主意。與素臣看做媒人如出一轍。文於熱鬧場中，慣使閒雅筆墨，的是奇書！

鐵丐取淫兒以示，忒出烏珠與立娘淘氣，立娘全然不懂回島置妾分居過活，至此已將兩年，天生夫婦過島相勸諫鐵丐亦未說明，存此疑團而不終於一破，不幾令讀者亦有難信乎素臣耶？故以銀兒欲看小將軍一段，急為接筭，使莽性人自怨自艾，把數年含蓄一旦傾吐。而妙值文龍在島之日，故令諸般醜態盡情顯露。此非形容鐵丐，仍以極表素臣也！